

醉子年

凌之鹤〇著

与古人对饮



云南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醉子年

凌之鹤〇著

与古人对饮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千年：与古人对饮 / 凌之鹤著. -- 昆明：云南
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2-08256-4

I. ①醉… II. ①凌… III. ①诗人 - 人物研究 - 中国
- 古代②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IV. ①
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2498号

责任编辑：项万和 肖 薇
责任印制：洪中丽
责任校对：肖 薇

装帧设计：陶湘昌·書裝
shitou816@hotmail.com

书 名	醉千年——与古人对饮
编 著	凌之鹤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邮 编	650034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8256-4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我不是李白（代序）	1
苏东坡喝不过我	5
李白斗酒话隐私	10
陆放翁为情忏悔	16
金农骑鹤出扬州	22
太史公痛言“活着”	26
薄命君王误美人	31
同是江湖落魄客	36
悲情锦瑟朦胧诗	41
唐诗源头话生死	46
草堂春秋梦依稀	50
王诗佛闲谈酒道	56
嵇康教我《广陵散》	60
裸奔鼻祖英雄梦	65
天生刘伶是酒神	71
山涛最后的遗憾	75
清朗的竹林俗物	79
放诞的音乐怪才	83
孤寂的林下舞者	87
蒲公的精神之恋	91
华山煮酒亦风流	95
金圣叹偏爱动心	99
舌战大师何叔平	103
人淡如菊真隐士	107

辛稼轩醉骂爱子·····	114
郑燮佯醉画风筝·····	118
梦里花落知多少·····	124
杨柳岸白衣卿相·····	128
梦醒兰亭不玩墨·····	132
叹一声江郎才尽·····	137
月白风清祭小小·····	141
醉饮乌江论项羽·····	146
梦醒红楼醉读书·····	151
狱中夜探夏完淳·····	155
四明狂客醉题诗·····	158
长发狂草惊鬼神·····	162
寒江钓雪的无奈·····	165
东风吹过铜雀台·····	169
龙舟凤船载相思·····	174
倾听幽州台之歌·····	179
徐霞客游嵩明记·····	183
把酒对月听秋香·····	187
问天下谁识名剑·····	192
琵琶多情恨绝响·····	196
幽栖居士诉愁肠·····	201
浣花溪薛涛醉酒·····	205
易安芳心映秋月·····	209
咏絮才踏雪寻梅·····	213
才女心事杯酒中·····	218
烦到无极是快乐·····	223
清风明月话止庵·····	227
 跋：独饮江湖·快意人生·····	 231

我不是李白（代序）

饮酒过度也会使心里的秘密不知不觉地吐露。

——蒙田

三五杯烈酒喝完，六七瓶红酒喝干，又随便找个地方，继续狂喝啤酒，直到酩酊大醉。好几年了，我似乎已习惯于如是消磨仅有的一点闲暇时光。就像博胡米尔·赫巴拉尔喜欢坐在小酒馆里，一边独自喝着啤酒，一边饶有兴趣地聆听各路酒客的闲谈乱扯淡。这位文学天才曾如是说，“我把自己看成爱喝啤酒的大老粗。对我来说喝啤酒是个神圣的时刻。”而我则一直固执地狡辩，饮酒于我只是一种放松精神，放飞心情的休闲方式。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确信我必须忘记一些无聊的人和事。有时，我甚至想将自己也忘掉。装满陈酒的木桶，如何还盛得下芬芳甘甜的清泉呢？我必须不断地删除或刷新一些带毒的记忆。它们也许是虚幻无望的荣誉，被所谓自尊无限放大的莫名的耻辱，一些可怕而缠绵的梦魇，失落之余无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或者竟是一段听起来感伤而苍白的、青涩的，类似于“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式的爱情秘史。酒精于是成为这尘世间最好的另类忘川之水。当然，我同时必须承认，泛滥的酒精也

伤害了我青春的身体。可能还损害了原本聪慧可爱的大脑，这表现为酒醉后不间断地失忆或智商及情商甚至逆商的骤然下降。正如智者蒙田所批评的那样，“酗酒是肉体的、粗俗的”，酒之罪在于损伤身体，摧残智力。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能否认，我们野性的身体不是用来享受，就是用来接受伤害的。我喜欢酒精催生的短暂迷狂、无意失言和有趣的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激情、灵感、梦幻甚至一场痛快若小死的大睡。尤其让我迷恋的是，当宿醉醒来，我总能在反省中看清自己，思索人生，并适时地回到云山雾水一样的内心深处。那感觉，诚如泰戈尔在诗中所吟唱的：上帝自己的早晨，在他看来也是新奇的。因为每个清晨都会让他感到新的惊喜！

说来真是惭愧，就因为闲来喜欢胡乱涂鸦，乘兴写些小诗小文，且好聚众喝酒纵谈，酒友中便有人谬称我为李白。他们都相信我酒后会“灵感似泉当涌，下笔如有神”。这种颇为滑稽的恭维与误会，带给我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多多地、无理由地畅饮美酒。几乎是无酒伤心，无酒不欢，无酒不成餐，天天有酒喝，日日奔小康是也。

我岂敢以李白自况？宿醉醒来，痛定思痛，除了难言的羞愧与无边的后悔外，多少次我想大声狂吼，李白是谪仙人，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李白与我无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不是李白！”这让我深感惶恐。诚然，我曾经是一位有点天真可爱，有些“五四”遗风的“文学愤青”。但达不到“狂到世人皆欲杀，醉来天子不能呼”的境界。我亦曾有过“仗剑去国”的抱负，向往过外面精彩的世界，但实际上奉行的却是“酒隐嵩明”的小国生活，株守于故里而不肯轻离半步。这与长年蜗居于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佩索阿颇为相似：我也是个“不动的旅行者”，就像他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之外，我连云南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过，我偏爱古代文学，一度沉溺于秦论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不能自拔；我也曾疯狂地迷恋过雪莱拜伦济慈惠特曼庞德艾略特和普希金，仰慕他们的自由精神和云雀一样无羁的生活，我甚至刻意培养过敢于“决斗的气质”。我写过很多“啊呀哎哟”之类的分行文字和之乎者也的“劳什子”，日常行为方式上有点魏晋名士的风度，喝酒如刘伶豪放，言语似何宴不羁，讲话仿林妹妹直截

了当，行为像阮籍放浪，对不喜欢的人动辄使青白眼，好臧否是非，恨不能与某人绝交书，不屑与小人为伍。这些性格指向虽让我在“江湖中”名声大振，却在所谓的主流社会中吃尽苦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常识我是知道的。一切优点都有人嫉妒，“任何缺点都有人喜欢”。而我宁愿从精神的清流中钓一条鲜活的小鱼，却决不会伸手从现实这台冰箱中拿支滴血的死熊掌。所以我坚持我近乎绝决的另类人生观，以酒会友，以饮为乐，以酩酊养生，以杯中物治疗精神暗伤。美国硬汉影星约翰·韦恩有名言曰，“我从不相信一个不喝酒的男人。”我是更极端了，一般而言，我不喜欢和不饮酒的人，尤其是能喝酒却总是找借口拒绝喝酒的人做朋友。我饮酒虽不胜酒力，但酒量小气质好，有古龙同志“生死事小，喝酒事大”之风度，逢酒必剧饮，每饮必尽兴，几乎不醉不休。醉则狂放不羁，或歌或舞，或吟或啸，或清谈文章，或仿古人乘兴访友，或倒头大睡。总而言之，吾亦有“笑谈天下事，醉卧美人膝”的胆略。凡此种种，但求以酒自远，寄情于神，聊以解忧，得意却不忘形，皆以无伤大雅为宜。

初学饮酒时，多是被别人拽着喝，逼着干杯的。所谓白酒，不就是会辣嘴的高级矿泉水嘛，不就是和香水一样令人着魔的昂贵液体嘛！少年轻狂，血气方刚，岂肯轻易俯首称臣？是以拼命计，牛饮海喝，每每大醉，重则被朋友从酒席上送去输液醒酒。久经（酒精）考验，酒量也就慢慢练出来了，从此豪情更甚，酒兴更高，上了酒桌声音也大起来了，也敢拽着“大侠”斗酒了。梁实秋先生说，寻常男人谈话，谈不到女人身上是不会打住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痛饮不许琵琶催。仿梁先生口气，多数情况下，管他敌人爱人，我喝酒是不喝到人仰马翻不停杯的。尤其是接待远方朋友时，更是徐坤所谓的人来疯，频频以大碗敬酒，非喝倒几个不算盛情。喝到高兴处，如入无人之境，浑然不觉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结果总是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旁人尚且未醉，自己却先将自己喝高了！

有酒有诗，诗酒相谐，犹如才子佳人，固然风流，可在下毕竟不是李白。这一点我是了然于心的。酒酣耳热之际，灵感确实会突然涌上我的心头，虽有奇思绝想，妙语连珠，但也仅仅舌灿若花，止于嘴上、

失于梦中而已，惜不能呼人“笔墨侍候”，也就不可能留下警世名言、惊人佳构。李白是斗酒诗百篇，我是“升”酒多失言。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是“妻子呼来不上床，躺在沙发学右军”（作东床快婿状）。李白老哥醉了，能对杨贵妃娘娘说“云想衣裳花想容”，妙语佳言讨美人欢心；我醉了，只会严词峻句，信口点评世风，无意中开罪自以为是的所谓贵人。尤其令人难堪的是，酒醉频频，记忆力徒然减退，视力呈下降之势，苦了身体不说，亦伤了自尊与智慧之根。于是乎每醉每痛下决心，赌咒立誓要断酒。如此反复，关于戒酒的若干心得文章，几乎可以编为指南供有志者学习了，可落实在自己头上，还是20个字：与酒有仇，见酒如渴；饮醉快活，不喝罪过。反正誓可立也可破，纵有千万条理由须戒酒，一旦上了酒桌，再好的口才，再强的定力，又岂经得起举座酒友的游说和激将？所谓有情方饮酒，无聊才读书，于是乎照例狂饮，剧醉而归。坦白说，这于我已是一件近乎可叹复可怜的事矣！

贺拉斯曾不无揶揄地说过，有人说老加图用酒培养他的道德。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虽不是李白，也不是老加图，但自信有李白之气质，亦有老加图式的幽默，因此我不揣浅陋，妄言一句：达者乐酒，性情中人好酒！我要用酒滋润我的人生。

苏东坡喝不过我

如果，浪涛不曾卷尽千古风流人物，东坡也不会有大江东去之叹了；
如果他不曾叹人世如梦，我也不会在江月的篇幅中闻到他泪下的酒香了。

——简媜《带酒江月》

我一直心存悬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苏东坡，为何总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事”？难道他真的生不逢时？在那个偃武修文、书生治国，后来文人恨不躬逢斯世的朝代，才华横溢的智者苏轼缘何屡遭排挤呢？与他喝酒讨论这个近乎无聊而愚蠢的问题时，未及说清一二三，他便大醉了。

大学士苏东坡居然不擅饮酒，且竟然不是我这江湖中无名小辈的对手！三杯两盏才下肚，我连探口都没有打开，纵横词场、名满天下的风流人物，豪放派大家、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大才子东坡居士就烂醉如泥不省人事矣。尤为有趣的是，东坡先生醉后，亦如我等俗人一样情绪激动，牢骚话多，正是酒场上所谓的“酒少话多”一类。

这事说来匪夷所思。那是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十月十二日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贬滴流放中的东坡先生寂寞无聊，一肚子不合时宜事无处宣泄，郁闷难耐，孤梦难成，遂至承天寺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好友张怀民玩月谈心。放谈既久，感慨良多。夜阑人静月如霜，东坡惜别

怀民，感觉意犹未尽，思绪缠绵，了无睡意，乃乘兴扶杖到“快哉亭”赏长江月色，听风浪梦呓。

适逢小可我梦游大宋疆域至黄州地界。我骑一辆自己组装的另类赛车，正饶有兴致地唱着齐秦的《往事如风》，在坎坷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突然的一声抒情长吟，打断了我疲惫的歌唱。朗朗月光下，近在咫尺的行吟者不正是我神交二十余年的苏东坡先生吗？小可当下扔了单车，趋身上前行礼曰：

“晚辈不才，亦闲人也。正欲拜访居士，殊不料此刻得见，岂非天意耶！”面对横空出世的不速之客，苏先生大骇，以为遭遇了外星人，一时竟呈失语之窘态。好在小可粗通宋史及苏氏轶事，略微记得的几句古典诗词也还能蒙人。一番之乎者也之后，苏老先生便不再关心我是神是人，也不问我从何而来，意欲何往，欣然引我为忘年之交。彼时情形，颇有英雄不问出身，知音不问来路的意趣。



既为知己，安能无酒？苏老先生返回承天寺复呼张怀民，邀小可到东坡雪堂畅饮谈诗。一壶花椒浊酒，几碟山野小菜，无非是小葱红椒、水煮黄豆、山芋咸菜，最好的不过是煎鸡蛋。但喜与高人雅士对月共饮，真乃平生快事！小可先满饮三杯，以示敬意。东坡居士一杯既下，便呈酩酊情状，一副不胜酒力、心事郁积的样子。但听他轻叹道：“发达之日，未能识君，不然，珍馐美味，玉液琼浆任君品尝。落魄之时相遇，只能将就饮一杯粗酒了。”怀民在一旁笑道：

“这鸡蛋还是乡邻送给朝云嫂子作补养的。”原来，其时先生爱妾朝云刚好生下一子，尚未满月。那新生儿模样可爱，面庞极像坡公，尤其眉眼额角，颇有乃父之神韵。“官场诚然是酒食地狱。诗有别才，诗文亦易取祸。我为孩子取名‘遁’，乳名干儿，就是希望他远离人间是非，勿近政经漩涡，莫惹笔墨官司。”东坡随口吟

咏，“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洗儿戏作》）

小可心有戚戚，欲为先生斟酒，怀民忙劝阻：“罢了，先生酒量有限，一杯酒足矣！”先生挥挥手，一捋长须道：“知君月下见倾城，破恨悬知酒有兵。有朋自远方来，不饮可乎？更难得今夜邂逅张郎，此情此景，恍如梦中，岂容不醉？但饮无妨！”又一杯酒后，先生忽然指着地下婆娑的竹影喃喃自语，似在呼唤笔墨。怀民知道先生性情，早唤书童将笔砚奉上，又点燃几支松明。先生忽地推杯跃起，抓笔吮墨，踉踉跄跄上前，往雪堂照壁上挥毫泼墨。小可目瞪口呆之际，先生笔走龙蛇，已绘就三五枝气侵云霄的无节之竹矣。我近前细看，那墨竹虽无节痕，但脱颖之志、出尘之姿、凌云之势夺人气魄。小可猛然记起先生曾有“宁可食无鱼，不可居无竹”的名言，不禁脱口赞曰：“学士真人中俊竹也！”先生望月叹息：“竹贵有节，人重骨气。得大节侠骨，夫复何求？”言罢徘徊良久，对月长啸，冷不防又飞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竟让小可教他骑自行车。

小可不敢怠慢，便与怀民同扶先生“狂”一回。但这单车竟不听先生使唤，几个回合下来，三人气喘吁吁，虚汗淋漓，先生始终不得要领，一时未能学会驭车之技，只得复入座饮酒。先生叹曰：“廉颇老矣，难驭‘两脚马’”。第三杯酒后，先生已深醉矣。先生继续呼酒，怀民即以清茶代之。先生向小可敬酒，不知几时竟称我为“吾弟”。怀民附小可耳语：“先生虽好酒，实不擅饮也。醉翁之意，在乎解愁或助兴也。或作‘钓诗钩’，以酒为引，诗文天成。”

小可将信将疑，且听先生絮絮放谈。先生从“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苏氏家史、少时名震京师的风流、匡扶宋室才济天下的抱负，谈到危及性命的“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凄楚无助，直说得星月失色，秀竹呜咽，寒虫无眠。我笑道：先生官场失意，情场却自况“风流帅”，后人皆称君为“情圣”。东坡亦笑道：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吾少时好道，不解风情，曾为逃婚而遁入深山之中，意欲隐归林泉，与猿鹤同乐。如今想来，若当初不逃婚，岂有今日之贤妻耶？所谓姻缘前定，都说运命各有主。其实，我之爱情婚姻，皆我自

已注定罢了。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唯我弟苏辙知吾也。”先生百感交集，“如今去乌台虽远，但子瞻每见鸟飞而色变，闻鸟啼依然心惊肉跳，噤若寒蝉！我感觉贤弟亦性情中人也，言语不拘，口直心快，明眼实话，不讲情面，不避闲人。我亦知道，此乃为人、做官之大忌也！然而，做人岂能如此？为官不为民请命，不说真话实情，只会巧言令色，欺上瞒下，见上峰则甜言蜜语，百般迎合；对宵小之辈却隐忍沉默，不敢呵之斥之，甚至同流合污，那还叫大丈夫吗？性格决定命运，嬉笑怒骂皆文章。没有这点血性，就不会有苏东坡，更不可能有绝妙好辞！”小可与怀民情不自抑，皆为先生击掌叫好，遂共饮一杯。

五更锣响，已闻鸡鸣；晓风残月，酒惹离愁。先生半梦半醒，似醉似痴，忽然以手杖指指小可泊在墙角的赛车曰：“晓来乞借‘两脚马’，幸得眉州一日还。”言毕伏案酣睡，已然不省人事。

一茎孤灯，巴山夜雨客路远；数片落红，蜀水多情回头难。先生不知，飘忽宦途有尽时，秋色心路多坎坷，他此生再也不可能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了！

经年之后，小可依稀有记忆，睡梦中的先生，虽然才48岁，但已是须发染霜，满面憔悴，目蕴沧桑，老态可惊。难怪先生唱大江东去，自嘲“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之苦，可见一斑。而天下多情人何其众矣，缘何先生一人独苦不堪耶？想起北宋开国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想到那件险些坏了东坡先生卿卿性命的“乌台诗案”，我对“沉默是金”这句俗话多少有了些敬畏。张鸣先生在评论这桩历史公案时说：

“才华横溢而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点多嘴的毛病。在政坛，则表现为对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议’乃至‘横议’，令当局者满是不痛快。”苏轼尤其如是，总不知道如何“站队”，又如何与当局保持一致（《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

古往今来，无论庙堂江湖，或官或民，或贤或愚，言多必失，以话取祸，这样的事情不知在多少人身上得到了应验。即使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的今天，即便卑微的寻常草民，有时候在一些场合，就某些非正常的人或事，偶然说了几句真话，自以为可以算得上有良心的

肺腑之言，至少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杜绝隐患，却总会被话语霸权当头棒喝，甚至背地里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或报复。因了这“多话”的毛病，小可也曾得到一些好心人或权威者的教导，他们谆谆告诫我：“年轻人，你说的话原本不错，大家心知肚明，但总以不说为宜。为前途计，最好改一改性格，只管埋头做事，不必开口说话。”人家的好意，我自然是能领会的。只管耕耘，莫问收获，我也有这样的品性。可问题是，对那些不正常的人与事，甚至有失公平、有违正义、有损公益、有辱尊严、有悖真理的人与事，对那些不良现象，大家明知其危害无穷，却又都隐忍不言，保持沉默，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希望么？这未免令人颇感杞忧，因言语惹是非这类事情，大约将来也不可能断绝。喜鹊有甚功劳，乌鸦何罪之有？政声人去后，闲谈民意中。求大境界，谋大气象，何须防民之口，何必怕听真话，何苦三缄其口？

此后，我在酒席上但凡听到有人规劝我“不要多话”时，小可总会借酒仰天叹曰：真性情乃有真言语，情痴大才可畏，区区薄酒原不足道。卿不知，东坡先生固然喝不过小可，但先生满腹不合时宜之事与其浩然之风，却是万斛醇酒难敌啊！

有些时候，我只能借朋友雷平阳的诗句来自嘲：真的很不幸/有些生命天生就不受欢迎，比如乌鸦/比如那些心中藏着乌鸦的人。我的心中无凤凰，也绝无乌鸦的阴影。

我的话无人能解，我也懒得解释：但求一醉耳！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嘉佑进士，曾任祠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官至礼部尚书，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语言清新，风格雄健；其词属豪放一派，意境与风格皆胜前人；其书画亦自成一家，独具特色。苏轼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诗词文章书画均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东坡七集》传世。

李白斗酒话隐私

这温柔明亮的月光，为何总泊在忧伤失眠的床前？

李白，你凭什么说这乳汁一样的月光像地上的霜？谁教你总是形单影只，一袭白衫！

我看一看床前的月光，它柔媚，明亮，感觉不冷。我猜，李白床前的月光，一定是流浪诗人的眼泪？是寂寞长剑上的寒光？

漂泊长安的李白，应是唐朝上空最美的秋月。醉饮高楼，赋诗百篇，他曾幻想摘下天上的星辰。那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浪漫诗人，他一起身就跌倒了。跌为一地的月光。海上的月光，心灵上的月光。

置身繁华若梦的长安，性情中人李白感觉很孤单。当他从醉乡偶然醒来，他也许会想起万水千山外的故乡。想起故乡那一轮温暖的月光。想起茫茫人海中，和他曾经失之交臂的唯一娇娘。

千年以后，我看到李白的月光，在我无眠的床前。

我感觉很后悔。后悔是必然的。

后悔是医治良心的最后一味中药。最好以月光为引子。

——凌之鹤《床前的月光——想起李白》

自唐以降，多少骚人墨客无不为李太白的才华风流折腰，多少高人韵士恨不能与李谪仙同生共死。吾不骚不墨，非俗非雅，却因杯酒情缘，幸与李白呼酒买醉，共话诗艺。

此事虽不神秘，却分外有趣。小生曾先后两度在梦中与诗仙李白饮酒谈心，结果两次均以酒中仙酩酊而收场。个中缘由，盖因太白先生喝不惯啤酒也。

话说天宝三载春天，小生初次神游微醺之大唐盛世时，在繁华若梦的长安城中邂逅李白。在那个书香沁人、春光明媚、诗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季节，太白因傲骨峥嵘，诗酒张狂，已开罪杨贵妃和高力士一干权宠。命运和李先生开了个玩笑，一夜之间，他竟然从天子座上客沦为京城中一介流浪诗人。突然从天上跌落地上，一枕黄粱后，偶然看见床前如霜一样的月光，李白才感觉现实远比梦想要残酷得多。他感觉心灰意冷。回头太难。故乡固然有熟悉的风景，有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亲友，但回去能做什么呢？去对着大路摊上的酒徒们炫耀自己在皇城的传奇经历，还是隐居乡下写一部《我与唐明皇和杨贵妃不得不说的故事》？这当然不是他的作风。布衣夜行是不可能的，衣锦还乡看来也没太多希

望了。叹报国无望，成仙难期；思知交零落，乡关迢遥，李白顿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憾。“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李白摇头苦笑，“谁叫你是谪仙人呢？”他欲说还休，初到长安时的春风得意和万丈豪情已荡然无存矣。

这天正是杜工部所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上巳日。长街熙熙，惹眼香车宝马络绎不绝；春水汤汤，养目美女若云惊鸿蹁跹。在一临水而筑的酒肆里，小生正一边品味素有“玉液”之称的京都稠酒，一边欣赏大唐开元盛景，忽见风流倜傥、一袭白衣的太白先生如月光一般，只身飘入酒店，呼唤酒保打酒上菜。我看先生风姿挺拔，凤眼如



电，气定神闲，风采照人，哪里有一点落魄失志的样子！我暗自称叹：滴仙人果然气度不凡。

小生未等太白坐定，遂疾步上前行礼，拟邀先生同饮。太白定睛细审小生的一身现代唐装，又拎起小生正饮用的一瓶K K啤酒端详半晌，这才微笑还礼：“敢问阁下是何方高人，饮的是甚名酒？”小生信口道：

“在下自彩云之南、滇中嵩明药灵山来，喝的是家乡特产好酒。因与先生前世有约，今日幸会，故冒昧相请同饮三杯。”太白欣然入席：“滇蜀山水相连，你我异乡相逢，快哉美酒，知遇甚幸！吾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来，寻仙访道，名满江湖，全仗诗酒之功；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唯以诗酒解忧；走终南捷径，名震天子，以布衣之身独跻翰林卿相中，亦赖诗酒相助；落魄京都，世人皆冷，众叛亲离，结末乃因诗酒惹祸也！”言毕满饮一杯啤酒。不料酒未喝完，太白即吐酒大呼：“此酒何以如此拗口！似有一股怪味……”小生连忙解释道：“此酒虽有异味，但喝的就是这股味道！”太白咂咂嘴，揩揩唇上的泡沫，轻声问道：“疑是马尿味，有何讲究？”小生神秘曰：“此酒消燥败火，营养丰富，俗谓‘液体面包’，饮之解渴养胃，清喉润肺，且有益心脏功能也。”太白深信不疑，又满饮一杯。殊不料五杯之后，太白先生竟满面通红，已略显醉意。谈笑间，他忽然抽出随身佩剑，乘兴在席前空地上舞了几个回合，尔后击掌高呼：“高力士安在？快与李翰林斟酒！”引得满店食客侧目。李白又冲众人道：“吾乃李太白是也！有谁敢跟我拼酒作诗？”小生忙劝阻：“先生醉矣，且让我来！”太白不依，只道：“区区数杯薄酒也想欺我？笑话！兄弟，且让我唤她来陪你喝个够，然后一起去华清池唱歌跳舞洗澡！何妨让贵妃娘娘来！美人当垆，红袖斟酒，方显我大唐气象！哎，‘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何错之有？贵妃娘娘天生丽质，风姿曼妙，那是真正的倾国美人呀，我说几句惊艳的实话都不可以吗？谁敢说他不爱美人？她可是我心仪的女人啊！”小生自然知道，这是先生开罪杨贵妃和高力士的缘由所在。小生笑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阳春白雪，高山流水。何错之有！此乃朦胧诗之经典，亦诗人神来之笔也！”

太白先生已酩酊然，伏在酒桌上一动不动了。小生只好唤酒保上来，加倍付了酒钱，又嘱其务必将太白先生送回驿馆。太白先生虽醉头脑却清